



纪念中国抗战胜利
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70周年

C03 | 重点

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为了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本报推出“壮歌”系列报道,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共产党的引领、国共共同对敌、发动人民战争、世界统一战线是70年前中国抗战胜利的原因;日本的失道寡助、战略大错、残忍至极、远征无依注定其失败的必然性。只有拥有超强的意志、超强的重器、超强的国力、超强的治理、超强的合作,才能永远保持胜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抗战胜利已经过去70年,但是这段特殊的重要历史不可忘记。纪念抗战胜利,就是为了始终牢记和更加深知这段历史,不要忘记那场战争给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用无数鲜血生命、极大代价换来的胜利成果,不断提醒国人和世人警惕历史悲剧重演,充分看到战争威胁依然存在,充分做好防范战争、打赢战争的准备,使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得到维护巩固,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顺利实现伟大复兴。

回顾70年前的抗战胜利,我们感慨万千,不禁要提出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胜利?日本为什么失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深刻总结起来,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在这场伟大斗争中,中国必然胜利,日本必然失败。

流坡坞阻击战

打响山东抗日第一枪



村民王梅常(左)讲述记忆中的战争场面。

抗日战争时期,阳信县流坡坞北街村有一条通向东北三省的大道,军队要去东北三省必经之路,现在这条路只有一部分还在,再往北就是一片村庄。1937年10月11日,埋伏在流坡坞村圩子墙北门内的农校自卫队向侵略者日军打响第一枪,流坡坞阻击战开始了。

文/片 本报通讯员 刘延东 本报记者 王璐琪

抵御侵略的圩子墙

在阳信县流坡坞镇北街村有一段四五十米长的圩子墙,在抗日战争时期,圩子墙围绕北街村一圈,现在只剩下村子北边这一小段。圩子墙上杂草丛生,不知道的人经过这里,看不出这里有战争的痕迹,但是听北街村的老人讲起流坡坞阻击战的故事,还能感受到当时激烈的战斗场面。

1937年9月,日军侵占沧州城后,当时阳信商会会长劳香臣、大地主王少之等汉奸,公开卖国求荣,派赵金全去沧州接日军来鲁。因为这些汉奸通风报信,日军完全掌握了鲁北的军事情况,因知道鲁北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日军仅派了400余人的小部队,分西、中、东三路由北向南侵犯。其东路军是日军第109师团步兵118旅团一部,经盐山、庆云向东南人侵山东,并于1937年10月10日晚渡过了马颊河,驻扎在流坡坞以北六、七里的地方,预备第二天过流坡坞南侵。

据党史资料记载,当时除了国民党保安营及阳信警备队的队伍之外,主要是共产党员李健等人领导下的流坡坞乡农校自卫队大约150人,还包括洋湖口乡农校自卫队及其他乡农校自卫队。也就是在那一晚,冯乐进、冯鼎平赶到流坡坞乡农学校,同李健一起研究迎击日军的作战方案。因流坡坞是日寇南侵的必由之路,他们决定在此设伏阻击敌人。

破晓后的枪声

1937年10月11日,天刚破晓,李健、冯鼎平等带领乡农自卫队埋伏在流坡坞村圩子墙北门内。此时,日军以装甲车开路,气势汹汹地来到紧闭的北门。这时已作好准备的乡农自卫队,在李健的指挥下,居高临下,将仇恨的子弹射向日军;埋伏在该以西张窝头村的洋湖口乡农学校自卫队,在王道和、薛汉三的指导下,主动出击,侧面打击日军。

村民王梅常已经有89岁高龄,流坡坞阻击战时,他11岁,他回忆说:“我的父亲晚上出门的时候看到有奸细来打探村里的情况,后来天亮的时候就听到有枪声,敌军组织反攻,妄图用装甲车撞开北门,但因为我方事先防范严密,北门始终没有被攻破。”

据流坡坞的老人回忆,当时围子墙厚度有一指的大门共四处,门内不但用粗重的梁木牢牢顶住,人们还运来粪土堵在后面,因此北门才能经受住装甲车的冲撞。

日军放弃进攻北门,绕道攻击保安营防守的北斜大门,这里防御较为薄弱,只有一个栅栏门,不久日寇杀入流坡坞,此时国民党保安营、警卫队狼狈逃窜。其他乡农校的自卫队却被当时的国民党阳信县长张云川骗到河流乡豆腐店村东大庙集结,向惠民城南撤,随当时国民党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赵明远丢弃惠民城南逃。

而两处乡农校自卫队200余人与群众一起,挥动长枪、大刀,与日军展开巷战,个个奋勇杀敌。双方对峙了大半个小时,终因武器落后,人数悬殊,自卫队主动转移。日军遭受突然袭击,情况不明,没有冒然去追,而是对流坡坞进行烧杀抢掠。

北街村王希田老人也有89岁了,在回忆起自己的二哥遇害时,他就会掩面哭泣,他二哥原先在天津卖油条,抗日战争爆发后二哥被迫回到了流坡坞。“阻击战开始后,我和家人已经躲到了前街村,二哥却

没能跑出来。”

“鬼子从北斜门进来,二哥就带着一个伙计往南跑,结果迎面围上来一队鬼子兵,无路可逃的他们只好一头扎进了苇子湾,二哥藏起来后试着越过水沟爬过一堵墙逃命,但刚翻上墙就被鬼子打死了。”王希田老人说的苇子湾已经不见了,紧挨着他现在住处的东面。

当王希田的父亲将二儿子的尸首抬回来后发现,孩子胸口中了枪额头中了两枪,王希田老人咬着牙说:“日本鬼子太狠毒了,只要射击都最少开三枪,虽然我年纪大了,但这些事永远也忘不了!”

山东儿女起来反抗

流坡坞阻击战结束后,主动转移的乡农自卫队,于当晚陆续来到预定的汇合点——八里泊。

八里泊地处商河、阳信、惠民三县交界,便于隐蔽。1937年11月12日,中共鲁北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来到八里泊,研究落实以后的斗争方案。决定:一部分转战无棣、沾化、阳信一带,成立阳信县委,组建阳信抗日根据地;自卫队组成一个大队,由冯鼎平任队长;王道和带领部分自卫队转战乐陵等地;李健带领另一部分自卫队渡过黄河,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冯乐进调鲁西特委工作。

由此,山东抗日烽火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齐鲁大地。1933年5月,阳信冯家店村冯乐进在北平(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10月出狱后,他被津南特派员回阳信从事秘密活动,成为了阳信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1937年2月,鲁北特委委员赵明新介绍流坡坞乡农学校校长李福如(现名李健)入党,并与冯乐进接上关系。在四、五月份,李福如又先后介绍洋湖口(洋湖)乡农校的薛士杰(薛汉三)和本校的姜清海入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号召,到处发动群众,奋起抗战,李健抓住国民党第五专署招回已训满回家壮丁的机会,派姜清海去惠民省立第六乡师邀请了万兴诗(万晓堂)、姚思清、孙青野、刘洪恩(刘天佑)、李书亭、于海寰(于镜清)、王大昌、聂星汉等8名共产党员,来阳信乡农校协助开展政治工作,宣传群众,发展党员,组建和建立抗日武装,准备抗战。



流坡坞阻击战中抵御敌人的圩子墙,现在还残留四五十米长。

